

千商萬貨—— 傳明仇英〈清明上河圖〉中的消 費生活

■ 朱龍興

今年春天，本院南部院區迎來院藏最受歡迎的三卷清明上河圖，分別為傳宋張擇端〈清明易簡圖〉（故畫 990）、傳明仇英〈清明上河圖〉（故畫 1605）、以及〈清院本清明上河圖〉（故畫 1110），各自呈現宋、明、清三朝描繪清明上河圖的特有風格，其中，為了完全展現傳明仇英〈清明上河圖〉的絕代風華，展場特別量身訂製一座長達 14 公尺的獨立櫃，盡現這件長卷的每一處精彩。相較於傳宋張擇端〈清明易簡圖〉與〈清院本清明上河圖〉，傳明仇英〈清明上河圖〉在過往所引起的討論不若前述二者來得豐富，這並非意謂此件描繪江南城市的蘇州片不值一顧，從另一個角度思考，正說明了傳明仇英〈清明上河圖〉所蘊藏的視覺圖像，尚待學界進一步探索。從這樣的背景出發，本文參照晚明出版的史料，從中連結畫幅所見的消費空間，試圖提供觀賞此畫的一條路徑。



傅明仇英（約1494-1552）〈清明上河圖〉本幅高34.8公分，長804.2公分，約有1,530位形形色色的人物活動其間，畫中河道縱橫交錯，共計14座大小不一、造形各異的橋樑橫跨其上，在這個水運與陸行穿插交替的空間中，至少可見65處以上的商舖及攤販開張營業，維持著城市內外的繁華榮景。本作卷末雖可見「吳門仇英實父摹宋張擇端筆」的書跡，但據今人或從題跋書風、印章，或從建築描繪、顏色敷染等因素判斷，此圖應為明朝晚期的蘇州片，也就是當時仿仇英的商業畫作。¹若以畫家的角度切入，那麼這件帶有仇英風格的作品，恐怕對建構及理解仇英的藝術成就幫助不大，然而，若從作品本身所描繪的內容出發，畫幅中所傳遞的視覺訊息異常精彩，十分稱職地扮演著以圖證史的重要角色。

時尚風潮

展開畫卷，可見一位男子準備過橋。（圖1）我們從外表上很難判斷這位男子的真實身份，但不妨稱這位男子為「山人」，如同卷末題跋所見王守、陸粲分別自稱涵峯山人、烟霞山人，山人在當時可說是個人人追求的潮名，明萬曆（1573-1620）錢希言（1562-1638）曾云：「詞客稱山人，文士稱山人，徵君通儒稱山人，喜游子弟亦稱山人，說客辯卿謀臣策士亦稱山人，地形日者醫相訟師亦稱山人，甚者公卿大夫棄其封爵而署山人為別號。」²再來看看這位山人的穿著，將男子帽形輪廓與晚明日用類書《三才圖會》（1607）所列出的服飾範例相較，可以推測男子可能頭戴當時相當流行的東坡巾。畫中受尺幅限制僅能略見其形，但書中對其形製



圖1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男子過橋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頭戴唐巾男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有詳細說明：「巾有四牆，牆外有重牆，比內牆少殺，前後左右各以角相向著之，則角界在兩眉間。」除此之外，畫上亦見唐巾及大帽等（圖2、3），以唐巾來說，《三才圖會》指出「其制類古毋追，嘗見唐人畫像帝王多冠此，則固非士大夫服也，今率為士人服矣」，³唐巾的穿戴，說明當時對服飾的選擇已跨越時間與階級的藩籬。顧起元（1565-1628）在《客座贅語》（1617）進一步提及晚明帽子形式的多樣性：「近年以來，殊形詭製，日異月新，於是士大夫所戴其名甚夥，



圖3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頭戴大帽男子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4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時式朝冠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5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時式朝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6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綾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有漢巾、晉巾、唐巾、諸葛巾、純陽巾、東坡巾、……」足見當時人們頭上的裝飾真是琳琅滿目。⁴那麼市民的帽子如何獲得呢？畫中城內便有一間掛著「時式朝冠」的帽子專賣店（圖4），以滿足市民追求流行時尚的欲望。除了頭上戴的，人們對腳上穿的鞋襪亦十分講究，其中，鞋店就開設在人群流動最多的虹橋上（圖5），至於賣綾襪的商店則在進入城門後可以找到。（圖6）

說到服飾，除了鞋帽，上衣應該才是裝點自身的重要元素。行於晚明的市街中，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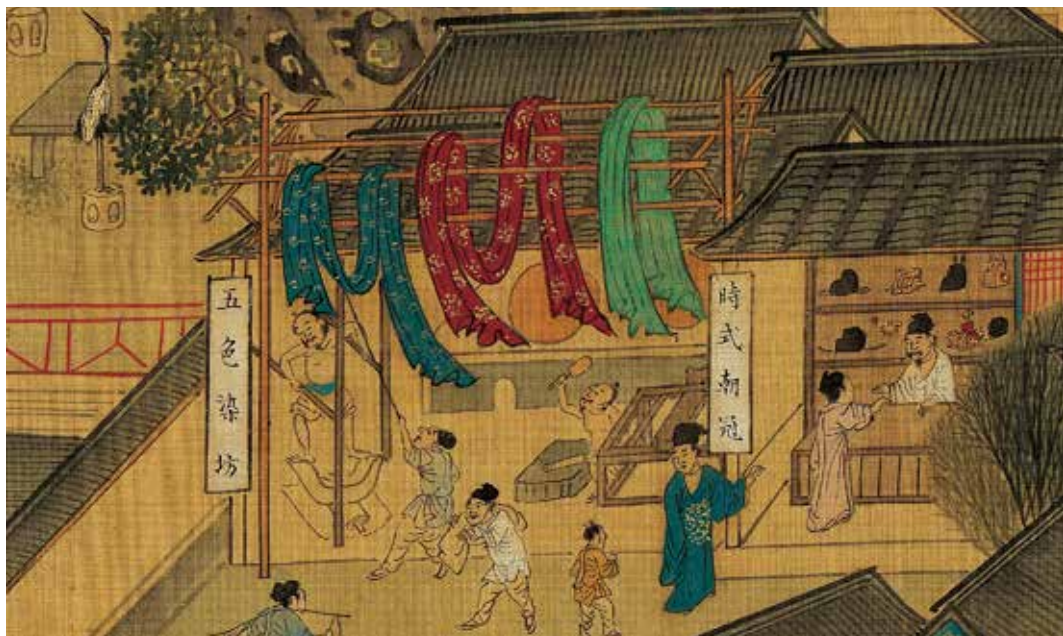


圖7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五色染坊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光所及是五顏六色的各式服裝，不僅如此，男子還跨越性別的界限，「盡為婦人紅紫之服」，⁵不難想見，當時的時尚流行可能較今日更見多元。提供如此悅目多彩的布料全拜染坊的興盛所賜，畫中的「五色染坊」除了可見浸了青、藍、紅等色的織布高掛於店前木架上，值得注意的是，左側出現一位裸著上半身的男子，雙腳踩踏一顆形似銀碇的石頭，努力平整織品（圖7），宋應星《天工開物》（1637）為這道工項作了詳細的文字說明：「凡棉布寸土皆有，而織造尚松江，漿染尚蕪湖。凡布縷緊則堅，緩則脆。碾石取江北性冷質膩者（每塊佳者值十餘金），石不發燒，則縷緊不鬆泛。蕪湖巨店首尚佳石。」⁶道出了這塊碾石的作用在加強織布的堅韌性。各色織品既已備妥，當然就成為城中的販售商品，染好色的絲綢陳列在掛著「紬綾紗羅」招牌的商店中（圖8），至於各式棉布則可在

「布店」中盡情選購（圖9），除了整批的絲綢布料，城中也有「絲店」（圖10），提供縫補、刺繡等各種所需。正是因為上衣如此受到重視，以致於物品本身具備相當的經濟價值，「典衣」也可以成為專門經營的事業（圖11），用來提供手頭拮据者的紓困選擇，明浙江人陳鶴（?-1560）應該也是此類店家的熟客，他所寫過的詩詞「山橋野店酒盈卮，掛杖無錢欲典衣」道盡衣服兌換為貨幣的可行性。⁷行文至此，帽子、鞋襪、外衣尚無法完全涵括外在的打扮，漫步於街上的市民，還得至「宮川雅扇」添購一把折扇（圖12），才能展現風度翩然、玉樹臨風的姣好樣貌。

吃貨的美學

走在城市中，服飾店提供了妝扮外表的選擇，各種讓人垂涎的餐館及點心攤則滿足了體內的口腹之欲。因應飲食所發展出的網



圖8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縐綾紗羅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9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布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0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絲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1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典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絡關係，構成了城市生活的核心。從功能上來說，酒樓或茶館不只單純提供食物，更提供了市民交誼連絡的去處，⁸而搭配飲食所需的容器，則支撐起城內金銀酒器、瓷器、錫器、以及漆器等產業的發展，進一步培育出鑑賞器物的美學。在本卷所見的飲食店家中，筆者認為最值得關注的應當是虹橋上掛著「糖果蜜餞」招牌的點心店（圖13），能在這個人來人往的黃金地段經營生存，想必一定甚受歡迎。確實，晚明的糖果不但讓男女老少為之著迷，甚至成為東亞各國的熱門商品，陳全之（1512-1580）在《蓬窗日錄》提到：「……夫日本、新羅、百濟國，於東海而民物阜豐，金銀羨積，好閩浙糖果。」⁹來自閩浙的糖果之所以能成為東亞名物，推測與品項眾多、作工繁複等因素有關。說到糖果的種類，編於明萬曆朝（1572-1620）的類書《事物紺珠》（1601）清楚地羅列了各種糖品，包括：冰絲糖、風消糖、窠絲糖、馬骨糖、牛皮糖……等；¹⁰至於複雜的製菓過程，且以「牛皮糖」為例，明朝的《閩書》曾記載其作法：「糖有二種，曰黑糖，曰白糖，……，

有蜜片亦曰牛皮糖，其法先取蔗汁煮之，攪以白灰，成黑糖矣，仍置之大甕漏中，俟出水盡時，覆以細滑黃土，凡三遍，其色改白。有三等，上白名清糖，中白名官糖，下名奮尾。其所出之水名糖水矣。官糖取之再行烹煉，劈雞卵攪之，令渣滓上浮，復置甕漏中，覆土如前，其色加白，名潔白糖也，其所出之水名潔水矣。又取烹煉成糖霜，蜜片矣。」¹¹

牛皮糖雖不見於傳仇英《清明上河圖》的糖果蜜餞行裡，卻可在同樣作於晚明傳張



圖12 |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宮川雅扇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13 |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糖果蜜餞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4 | 傳宋 張擇端 清明易簡圖 上官進用甜食盒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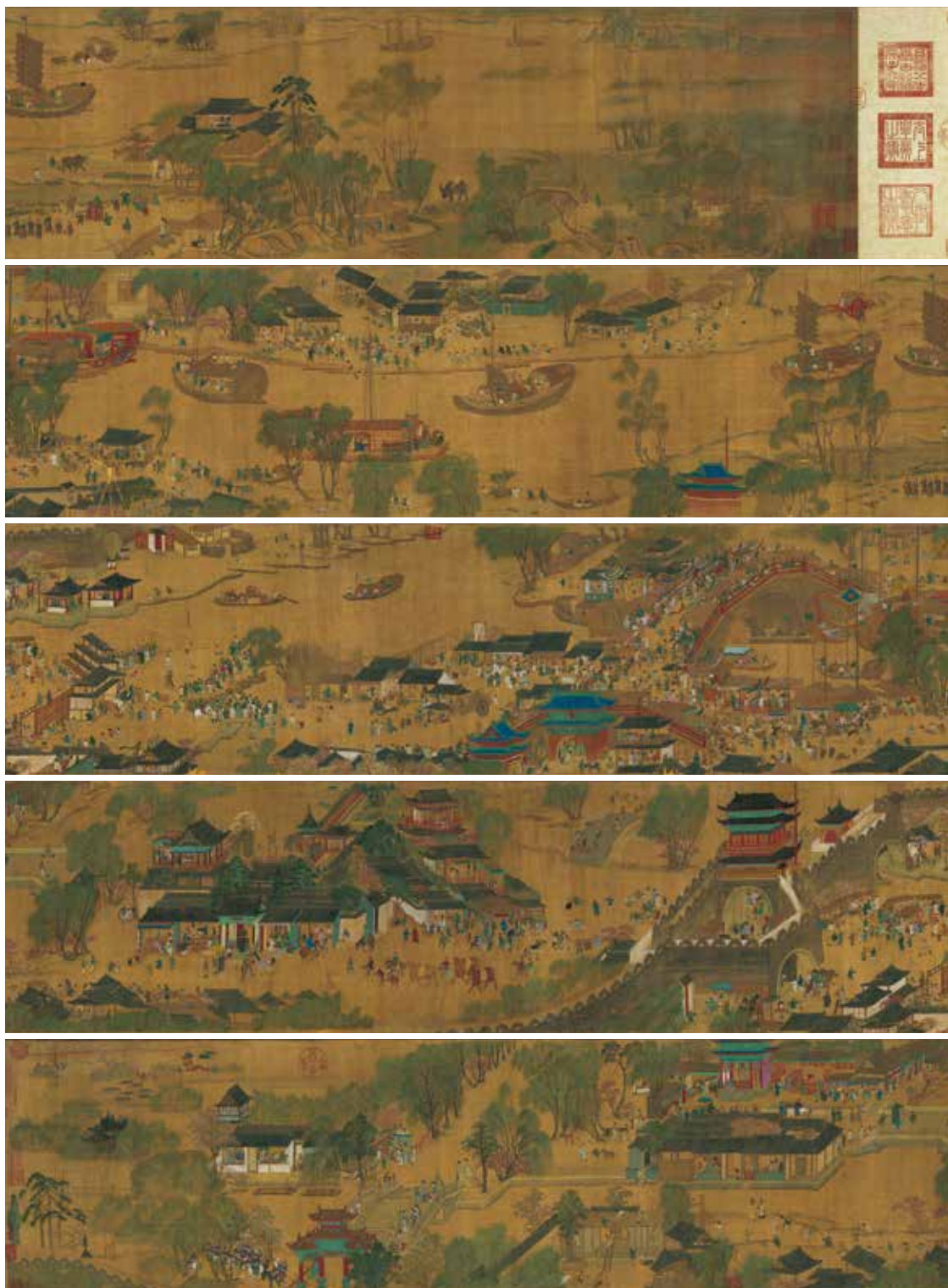
〈清明易簡圖〉局部 牛皮糖

擇端（活動於 12 世紀）〈清明易簡圖〉中發現其身影。（圖 14）虹橋出入口旁，有間販售「上官進用甜食盒」的商家，牛皮糖便清楚的列在供給的品項中。只是，如何包裝這些售出的糖果呢？傳張擇端〈清明易簡圖〉

中的糖果舖只寫了甜食盒卻未見盒狀之物，但在傳仇英本中，店家老闆身後便繪製了紅、黑帶有描金線條的漆盒，這樣的漆盒可以在市街中的漆器店找到更多的樣式。裝甜品的漆盒除了稱甜食盒，也常被稱為「攢盒」，盒中通常由幾個盤碟拼成一組，區隔出不同種類的糖果糕點，成為饋贈重要人士的高級禮品，明進士胡侍（1492-1553）曾自宮廷中收到作為賞賜的攢盒，特別紀錄盒中擺放各式各样的甜食糖果，珍貴的牛皮糖就是當中最為顯眼的品項。¹²

耳目之趣

畫卷中除了散見各種與衣食相關的消費，還可花錢觀看雜耍特技與戲曲舞蹈等娛樂活動，畫家將這些匯聚人群的活動安排在幾處



傳宋 張擇端 清明易簡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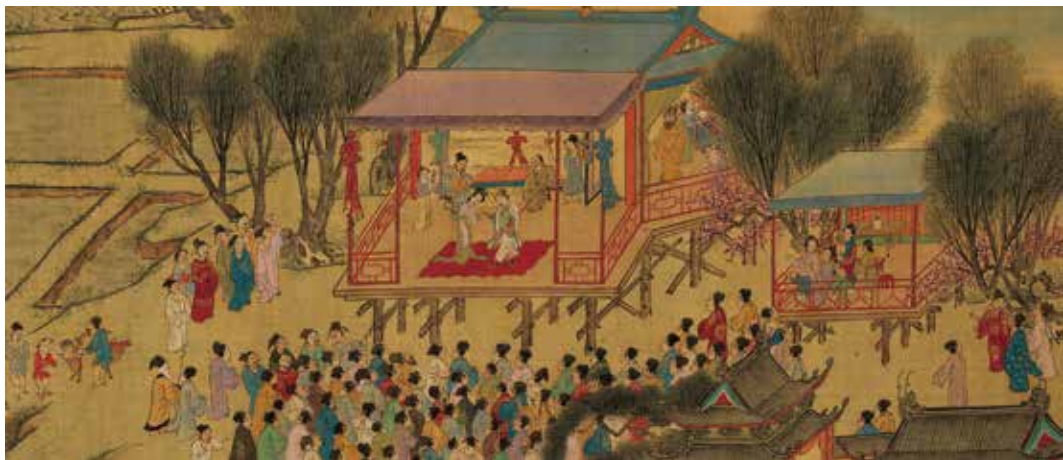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15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戲臺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6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刀槍拋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7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三鉞雜耍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8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滾甕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19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走單索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段落，透過人物佈局，使長卷畫面產生疏朗與緊湊的視覺效果。綜觀傳仇英〈清明上河圖〉最吸引眾人目光的表演活動共有五處，分別是城外的三國演義戲曲（圖 15）、刀槍拋接（圖 16）；城內的三鈸雜耍（圖 17）、滾甕（圖 18）、及走單索（圖 19）等，除此之外，在私人、皇室庭園中還有袖舞（圖 20、21）、樂曲表演（圖 22），也成功吸引視線的停留，為畫作注入不少的活力。要特別提出的是，這些吸睛的演藝活動並非以默

劇方式進行，例如滾甕人的手中還拿銅鑼敲打以招來更多的注意，而袖舞旁也有各式各樣的樂器伴奏用來增添表演的效果。從視覺音響的層面來看，整幅畫卷在聽覺感的營造上特別用心。在進城的旅途中，先是聽到嫁娶隊伍中的銅角聲與喇叭聲（圖 23），隨著眾人歡欣鼓舞的朝左前行，耳邊傳來了戲臺上為添增緊張高潮的橫笛與鼓聲。這些製造聲響的器具，都可在畫幅中找到相對應的作坊及商家，不論是打造鐵器店、打造銅器店、



圖 20 |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集慶閣舞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21 |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宮廷舞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2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樂曲演奏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3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迎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4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修斲古琴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 25 | 傳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麻衣神相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以及河邊的製鼓店，皆為城市增加不少熱鬧的氣氛，至於能傳遞悠揚樂曲的琴瑟或琵琶，可購於藝品店，若是需要修復，則不妨求助於專業的修斲古琴店。（圖 24）

不可預測之事

一般來說，上文所提及的主題，均屬食衣住行育樂中可掌握的民生範疇，不過在畫卷當中，還將生活中的難以計劃之事繪入其間。從古至今，人們總是希望能事先得知未來的變化與發展，正因如此，畫中可見「相法」及「灼龜」二種卜筮算命的服務應運而生（圖 25、26），前者就出現在虹橋的對岸處，一位手執折扇的白衣男子，掛起了「麻衣神相」的看板，準備為人講解未來命運的起落，對於面相的觀察與預測，顯然在晚明深受一般民眾喜愛，並成為生活故事中常見的情節，例如在《金瓶梅》第九十六回中，一位年約五十歲名叫葉頭陀的廚師除了烹煮，還善於麻衣神相，一次在吃飯之餘，在眾人的鼓譟下就順便幫故事主角陳濟敬看了面相。¹³ 正因為大眾熱衷此道，面相學甚至成為日常生

活必備的基本知識，許多晚明出版的日用類書如《三台萬用正宗》、《萬用正宗不求人》、《五車萬寶全書》等，均將「相法」列為書中必要的章節。關於命運的預測，實屬難以意料之事，例如街頭意外發生的衝突打架，就不是生活所能安排。進入城門後的市井旁，目睹二位男子或許是因為消費糾紛起了爭執，二人在大馬路上互扯頭髮、拳腳相向，全武行的演出引來鄰近的民眾試圖安撫勸架（圖 27），這樣的場面雖然並非大家所樂見，卻也因為如此，讓畫作內容更貼近實際的日常生活。生活中所遇到的鬥毆雖然不是刻意安排，卻也難以防範及避免，面對這些社會事件，明朝製定了一套詳細的懲處規則以儆效尤，以畫中所見的鬥毆為例，畫中互毆的二個人接下來會受到什麼樣的刑責呢？在《皇明世法錄》「鬥毆」條文中清楚指出：「凡鬥毆，相爭為鬥，相打為毆，以手足毆人不成傷者笞二十，成傷及以他物毆人不成傷者笞三十，成傷者笞四十。……若因鬥互相毆傷者，各驗其傷之輕重，定罪後下手理直者減二等，至死及毆兄弟伯叔者不減。」¹⁴



圖26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灼龜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7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鬥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圖28 | 傅明 仇英 清明上河圖 傾銀店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秤量白銀

畫作中的各式消費行為，最終皆得回歸到金錢的支付。銀兩可說是晚明最重要的流通貨幣，卜正民在《維梅爾的帽子》中特別以〈持天平的女子〉(Woman Holding a Balance) 為例，指出沒有歐洲國家像中國，以白銀的重量設定價格。¹⁵ 因應消費所需，人們可以將碎銀熔鑄成一大塊的銀錠，也可以從一塊銀錠中再分鑄成大大小小的銀兩。傅仇英〈清明上河圖〉城中繪有一間掛著「傾

銀店」招牌的商家(圖28)，店內就提供著上述所需要的服務。畫面上可見右邊的男子將銀子拿至火爐中熔解，左側可見一人坐於桌前拿著天平正計算著所需銀兩的重量。「傾銀店」在馮夢龍(1574-1646)《醒世恒言》〈賣油郎獨占花魁〉中成了重要的場景，故事中的男主角秦重，一年多工作下來，「或積三分或積二分，再少也積下一分，湊得幾錢，又折換大塊頭。日積月累有了一大包銀子，零星湊集」，但連秦重自己也不知多少，某

個下雨天，秦重跟對門的傾銀舖借了天平和法碼，秤得所有的銀子共計十六兩，心中想著上趙妓院，也還有剩錢，而且拿散碎的銀子消費，也怕讓人看輕，於是，「當下兌足十錠傾成一個足色十錠，再把一個一兩八錢，傾成水絲一小錠，賸下四兩二錢之數，拈一小塊還了本錢，又將幾錢銀子置下釧鞋淨襪，新買一頂萬字頭巾」¹⁶文中將晚明日常使用銀兩的消費行為模式作了詳細地說明。

餘語

作者任職於本院南院處

院藏傅仇英〈清明上河圖〉卷，經研究後被認為是仿仇英的蘇州片，在藝術史的討

論熱度上，確實常常不及仇英其他可信度較高的作品，不過若從商業消費的視角切入，這件本身即為商品的畫作，所傳遞出的視覺訊息，實有不可代取代的價值。在經濟史的範疇中，晚明常常被視為中國資本主義的起始點，姑且不論「資本主義」是否適合套用於晚明社會中，然而無論如何，當時商業發達的榮景確實更勝以往許多，而本作的圖畫正好呈現了當時江南城市的消費容貌，為文字史料提供了豐厚的視覺憑藉。

註釋

- 有關本件作品的討論請參見童文娥，〈繁華勝景多風采——清明上河圖特展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397期（2010.4），頁11-14；童文娥，〈京華勝概——院藏清明上河圖賞析〉，《故宮文物月刊》，443期（2020.2），頁11-15。
- （明）錢希言，《戲瑕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95，據安徽省圖書館藏明刻本影印），冊1143，卷3，〈山人高士〉，頁591。有關明朝山人更多的討論可見鈴木正，〈明代山人考〉，收入《清水博士追悼紀念明代史論叢》，（東京：大安，1962），頁357-388；金文京，〈晚明山人俞安期的活動〉，收入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，《都市繁華——一千五百年來的東亞城市生活史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），頁170-181。
- （明）王圻，《三才圖會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95，據上海圖書館藏王思義校正本影印），中冊，〈衣服一卷〉，頁1502-1503。
- （明）顧起元，《客座贅語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95，據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六年刻本影印），冊1260，卷1，〈巾履〉，頁89-90。
- （明）李樂，《見聞雜記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95，據明萬曆刻清補修本影印），冊1171，卷10，〈二十九〉，頁716-717。
- （明）宋應星著，鍾廣言注釋，《天工開物》（香港：中華書局香港分局，1978，據北京圖書館1637年初刻本），卷上，〈布衣〉，頁96。
- （明）陳鶴，《海樵先生集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（臺南：莊嚴文化，1997，據北京圖書館藏明慶隆元年陳經國粵東刻本影印），集部，冊86，卷12，〈郊行護輿〉，頁53。
- 相關討論見王鴻泰，〈從消費的空間到空間的消費——明清城市中的酒樓與茶館〉，《新史學》，11卷3期（2000.9），頁1-48。
- （明）陳全之，《蓬窗日錄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95，據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四年刻本影印），冊1125，卷2，〈日本考略〉，頁65。
- （明）黃一正，《事物紺珠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（臺南：莊嚴文化，1995，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吳勉學刻本影印），子部，冊200，卷14，〈糖類〉，頁743。
- （明）何喬遠，《閩書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1994-1995），冊5，〈南產志〉，頁4456。
- （明）胡侍，《墅談》，收入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（臺南：莊嚴文化，1995，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），子部，冊102，卷6，〈攢盒〉，頁406。
- （明）蘭陵笑笑生，《金瓶梅》（臺北：河洛，1980），頁1064-1065。
- （明）陳仁錫，《皇明世法錄》，收入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（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，據中國史學叢書影印明崇禎刻本影印），史部，冊15，卷48，〈鬪毆〉，頁282。
- 卜正民（Timothy Brook）著；黃中憲譯，《維梅爾的帽子——從一幅畫看17世紀全球貿易》（臺北：遠流，2009），頁183。
- （明）馮夢龍，《醒世恒言》，收入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，1995，據明葉敬池刻本影印），冊1786，卷3，〈賣油郎獨占花魁〉，頁336。



